戚少保年譜耆編

明史本傳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

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甯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甯波温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

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
坊巢賊奔建甯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
溫州來者合福甯連江諸倭攻陷壽甯政和甯德自
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
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甯德已屢陷距城廿
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
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
南五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先擊
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塡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
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

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紿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

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

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寧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斬馘三百有奇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飈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

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逃亡絕鮮鄰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訓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

雖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士者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殺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

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寇大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嫺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旣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

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訓鍊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卻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

聯接詔予世廕資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筤筅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而朶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萬曆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峯口索賞

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明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禿令入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

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
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
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殺之土蠻犯遼東繼
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保錄功
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
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
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蒙賚
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
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
戰功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

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鎭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猶恃關內地總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鎭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遂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即謝病給事中張希皐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

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弟繼美亦爲貴州總兵官

戚少保年譜耆編序

盖予觀於少保戚公而識將道之全也於浙浙靖於閩閩靖於燕薊燕薊靖若□車若練□□□臺制□營至今邊陲□以固束髮從戎作國干城者四十餘年卒奉身退以考終於室天子賜之葬祭俎豆鄉廟猶與盛矣哉竊因是益有慨云夫莫竪必爲之事而旁權足撓之孫始志挫矣丈夫提三尺劍南殲北馘入濤塞間用則爲呂管不用亦爲王廉勝則爲樂曹即敗亦爲孟明子儀捐軀命遺史冊凡以欲行胸臆耳憑血氣之憤哮張咆怒一雞肋兒饒爲之道齒

逾崇權逾重外顧門業內念妻孥前有沮後有制嚙昔疵矢舊掃不懼已不覺為之奪夫巳氏也亦自謂何似者今戚公年譜具在其間自旋自往萬克萬當用數十萬之衆如手喻指睨中外之睨如鴟嚇鳳以故蹟小湖鏺平海掀與化遷鋒馬鼻撇政和莢壽階大蘇大石跳仙遊與許家村而王倉坪蔡家坡海壇山仙社巖沙堤澳朋之拔之踏措之天地震動神鬼怖驚呼其名尚堪斷瘧乃惜者猶云將相齟齬未能竟公之大用不知公之氣之志已蓋上下萬千年目一時之當路可仰可俛任亦為不任亦為非論有契

無對也三人牧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去三人而縱千羊童子可狎言乎貴顯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承蜩之技且然矧生殺人之命寄推轂閫外畧事哉予藝者薄有鄙志不克遂而聊籍介胄除前古將畧獨往嚮公誌于膈者幾年近奉璽鎮登萊始交公令子閫帥君得悉公本末大慰素心因出茲譜共相慨慕急付剞劂以廣閫見嘉哉公昌厥後予甚有遜也蓋公時內不援而立豎如許弓幸處熙朝首輔謙協所建殊不逮且先世耕讀談兵色變茂年投筆未免如岳將軍之野戰公以世胄起家得讀父書所謂將門

出將故師出以律公子承襲纘緒弓裘益恢公之大業紀公軼行年櫛日比成一家言而尋子懋烝升兒惟事毛錐予年復過七十自且不憶往事又安望一一如公嗣善述耶故畧公歷蹟獨娓娓追美出處大節樹幹壯猷以見獨志之能成也旁撓之無爲也將道之克全也後有起者洵不可及矣天啟壬戌嘉平月奉勅鎮守山東等處地方防海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宛陵沈有容撰

不肖祚國肅於丁亥冬讀禮時即欲纘述先少保功績疏議合爲一書以垂永久不意忽遭回

祿乃於煨燼中檢拾殘帙以待彙纂間時大司馬出周公與先少保有斷金之雅特邀不肖祚國赴襲都門遂執戟幕府比年效力疆場奔走風塵戎馬之中倏忽歲月不覺蚤已踰艾方檢點殘集以表揚先烈會我大都督宣城甯海沈老公祖開府東牟悵門客之澆漓憐屋烏之幽獨知不肖輩食貧有日嘆先少保功業失傳概捐資費為不肖輩成此一書以傳世世其援濟嘉惠不啻高厚之覆幬我也祚國何幸仰承濊澤而得以成先德於沒世乎夫沈老公祖當帥

閩浙時管提孤軍往來海上平東番御西夷擒劇盜剿勁倭是皆開世勇畧而烜赫於旂常者也閩浙士紳稱頌功德集有賸言已垂不朽今東海方倚爲干城其畧定三韓且當取封拜如左劵矣其憐煢惠政則又其博濟之仁云

凡例

一家嚴戡定之功昭於海內雖知者比比或未聞其詳也謹據生平寔績勒爲年譜剞劂以傳

一當時經營戎務積有案牘一書二十餘卷後佚落僅有十之三四今據見存者節錄其要全文不能悉載

一浙閩諸捷外有總督撫按之題疏內有兵部之覆疏可覈亦間有格於勢而不得錄者俱據寔以書不敢妄益一字

一家嚴在浙巳爲偏將在閩則爲大將其所部偏裨

以下節有功捷間有不親歷行陣者俱指授方畧委任成功

一同時征剿之將不一各有功勳題疏分別甚明不及悉載者以非家嚴之功也凡功屬他將者一槩不致混錄

一臨陣機宜變在頃刻者或無傳不得悉載所有預定之號令附見一二

一詩文有止止堂集今所載取其有關事績者附入奏疏亦有集此中止錄其要不全載

一創練土著具見家嚴練兵條議而方輿勝畧所具

圖說乃屬之總督胡公何其妄也

一台州平夷皆家嚴勝算克捷見有題疏可據而平夷傳中大半歸功於監軍唐公不情甚矣

一燕山勒功銘其所條畫用兵戰守之畧寔家嚴于京營總理時所上之籌策有請兵辯幷蒯疏可據而有以爲督府譚公之議者恐公論自不能泯也

一不係戰功疏薦與附見之事蹟俱分註以別其類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

闕嗣祚國彙纂
緝嗣昌國集錄
㦂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校

戚之先爲衞之大夫封邑於河東食采於戚百代有顯者未敢遠引亦未有如家巖之文武具足也家嚴諱繼光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世家東牟官衞尉而爲東海氏焉考自始祖詳當元末時從外氏避亂濠梁居定遠之昌義鄉會韓山童倡亂

徐壽輝等兵起我太祖略地至定遠遂首先歸附
選充小旗勠力三十年始除應天衛中所百戶後
征雲南陣沒上念開國功授子斌明威將軍世僉
登州衛指揮事初蒞衛即督修郡城大有勤勞爲
諸僚倡斌生珪倜儻有俠節能文章詩賦駢麗有
唐風特著家訓一編珪生諫有膂力弱冠獨擁一
虎鄉閈異之諫生宣宣無嗣有弟曰[illegible]娶郡守閻
琮姊生大父景通方六歲藐焉孤矣時閻年二十
四躬紡績事姑訓子艱苦萬狀毫無怨色以節孝
著蒙詔旌表大父頎美長幹修髯伯宣既卒嘗世

其官遂以姪承伯職賦性剛毅好學能盡聰明正直通於神明居官有守以孝廉開營提兵破劉賊及青州賊李琪等屢立戰功歷遷帥坐神機營家嚴其家嗣也狀貌莊嚴丰神朗潤隆準方頤聲語洪遠資性沉毅有大度具文武全才孜孜以孝爲忠不治家人生業喜事經書尤長詩翰古文私淑陽明大闡良知胸中澄徹如冰壺秋月坐鎮雅俗有儒者氣象當宴樂游賞杯籌交酌手不停揮口耳應接目雙行下而酬對無爽若夫排難解紛霆推電掣禮賢下士風動雲行靡盬王事夜以繼日

經理庶績忘食忘憂而且大德不德無智名無勇功則不矜不伐之念尤勞謙之所本也其韜畧嘗陣皆經世鴻猷在閩浙則活人叢蟻在觚門則官人萃藪且所在年登民富士集商盈人皆以爲福神其所著作甚富垂訓有家乘恩恩稿交游有箋牘詩文有橫槊稿籌國有請兵辨食芹稿奏疏案牘治兵有紀效新書練兵寔紀儲練通論附守條約諸集皆鑿鑿見之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田囊無宿金惟集書數千卷而已其爲人也宏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爲

是功高天下蹇蹇匪躬位極人臣小心翼翼夷夏
仰其威聲縉紳慕其丰采矢心爲國四十五年如
一日也用兵如神揮金如土峻德魏功完名全節
特進三朝歷封四代抵今無不景仰戚少保云

世宗皇帝嘉靖七年戊子冬閏十月朔家嚴生于濟
南六十里之魯橋

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無敢窺其
中大父自通姓名褰帷而入異人振襦木衣褐衣
起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也問子息曰此
非吾所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察早晚如期至

湖省大父賀曰將軍有丈夫子二人第遲遲耳此後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冢子生歷著戰功爲三朝虎臣名將無雙無憂脫也後五年舉介子足當雁行老夫姓鍾年八百歲願乞冢子爲弟子毋相忘及戊子歲果閏冬月無爽初大父暨嫡大母張太夫人居北堂大母王太夫人居南堂至期夜漏方午大父夢中躍起如拱揖狀大母張驚而挽之始寤詰所以曰吾方夢鍾仙峩冠絳衣執笏降於庭正迎迓間倏虎變而躍入南堂言未已侍婢扣戸報家嚴生時閏十月朔日己巳子時也於時王

大母亦夢緋衣神人執笏檐空而下厥明日華五
色大父因以命名焉
嘉靖八年己丑家嚴二歲
詔旌曾大母閻氏節孝起擢大父孝廉府君山東都
司以都指揮督備倭諸軍事
先隴素產芝因名芝山今年又產紫芝三莖焜燿
異常曾大母閻氏方蒙旌表撫家嚴曰爾祖德宜
昌阜而慶在孺子矣先是正德辛未劉賊橫行山
東大父孝廉府君承檄守鄒提師一旅往禦之賊
平則以軍政掌印名寔日起而且持已端嚴行誼

清篤撫按會舉孝廉以聞遂于庚辰年陞江南漕
運把總以裁費太多忤於時同衛有年富道累薦
不置是年奉詔復起進官督備倭於海上

嘉靖九年庚寅家嚴三歲

大父孝廉府君轉山東操捕屯局僉書進署都指
揮僉事

嘉靖十二年癸巳家嚴六歲

大父孝廉府君遷掌大甯都司篆贈曾大父昭勇
將軍都指揮僉事曾大母封太淑人時家嚴侍曾
大母歸里大父乃之任屬治河工成尋遇恩例寔

按都指揮僉事其孝廉大畧具載保定志中

秋七月朔仲叔繼美生 以父功由諸生蔭千戸歷都督驃騎將軍

嘉靖十三年甲午家嚴七歲

春二月出舍外傳始就學

嘉靖十四年乙未家嚴八歲

大父孝廉府君拜神機營副將

嘉靖十五年丙申家嚴九歲

家嚴生而豁達質貌莊偉長而鷹揚英氣勃勃學餘則融泥作基剖竹爲桿裁色楮爲旌旗聚瓦礫爲陣壘陳列階戺研究變合部伍精明儼如整旅

居然蛇鳥之勢而綽有風雲之狀他日旗幟金鼓之節皆伍奇正之方茲已預籌其算而微露其斑矣時幼妹輩楮旗爲嬉戲家嚴手舞壽蛇逐而索之膽氣凜然無懼色鄉人羣異之曰此非童子中人也

嘉靖十六年丁丑家嚴十歲

冬十二月再贈一品夫人祖妣王大母卒

大母王太夫人於是月二十日捐庭闈時年四十二乃本衛百戶王公女賦性端莊敬事張嫡大母相得甚懽家人惟分南北堂稱之惜天奪算太速

時家嚴方十齡天性仁孝哀毀輒如禮見者大悅
因嘆曰爽而致哀幼而盡禮即少連不啻也孺子
其大器乎
嘉靖十七年戊戌家嚴十一歲
大父孝廉府君予告歸養母葬大母王太夫人
於芝山之側先是大父任大圖時曾大母閻太夫
人已東歸矣至是思母不輟乃告終養得旨列係
山東以便養親云
嘉靖十八年丁亥家嚴十二歲
大父孝廉府君始緝居第時居第垂二百年久圮

不得已而營繕之命工爲綺疏四戸列兩楹閒工訖家嚴曰公子將門請綺疏十二戸家嚴以請大父叱曰爾能樹身獲世守此以奉宗祀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爾猶聚族於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戸足矣家嚴默然有頃因閒立志安在日在讀書曰讀書在識忠孝廉節四字否則焉用卽命以此四字揭諸新壁家嚴亦不求安飽篤志讀書期纘孝廉之績云

嘉靖十九年庚子家嚴十三歲

春三月聘萬戸南溪王將軍棟女爲配

大父白首子舍匍上食萃諸子女弄雛母前以悅
母心時家嚴綦履過庭大父乃訶曰童子何爲綦
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淸白必不爾饜
爾他日將饕卒伍以自對難爲後矣旣而知外氏
所遺母命也卒裂之家嚴好弄押闔多權奇大父
嘗從異人鍾仙受大還銅鼎烹汞偶退火出室命
家嚴主扃因進武火大烹扃戸自若有頃大父排
戸入勃然大驚叱曰孺子無知冒不測而攖九龍
敗矣遂覆鼎而出汞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敗
因復嘆曰鼎有寔非非孺子艮惟寻先世無罪寔亡

非先世咎惟予無良遂舉方藥汞金並瘞之又嘗以木器貯硝樓中戒勿上家嚴私舉火爲戲氣焰灼天大災厲聲詰之弗應跡之既燃且燼圜而入板者寸之三乃洒然異之曰孺子其得天佑矣乎

嘉靖二十年辛丑家嚴十四歲

秋八月再贈一品夫人曾大母閻太夫人卒從祖兆合葬芝山之陽

曾大母年八十七家嚴猶得侍焉自昔家運不造伯絕仲夭世系幾廢二百年來已事纚纚焉者皆祖妣之所口授始得考祖籍作列傳以貽明先世

之烈是皆天壽貞母撫孤以續其統云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家嚴十五歲
惟日孜孜慕古博極羣書且精舉子業夏然以經
術鳴於時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家嚴十六歲
大父居常斷斷取予不問於家雖歷任都閫而囊
槖蕭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將何以遺後也大
父聞之呼家嚴曰爾果以吾無所遺則憾者乎顧
吾遺爾不貲財之帑所富盛矣家嚴頓首曰大人
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家嚴十七歲

夏六月捧檄上勳府襲世官

時大父膺疾促家嚴襲官北上大父素以清慎爲守貧乏資斧乃鬻隴右別墅以給京費於是設祖郊外執家嚴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家嚴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愕不知所云遂奉命北上待次司馬門有善相人者越多人而語之曰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卽三孤勳名極矣後一一如其所言

秋八月贈少保左都督大父芝山府君孝廉將軍卒

是月家嚴留都門未還大父病劇思之甚呼家嚴不絕口如有所欲言者無何而逝時仲秋月二日也家徒四壁惟遺川扇一柄卧內一榻猶不能存傷哉廉也張大母號奔無措其襚斂之需一皆出於稱貸云冬十月家嚴既得襲歸而孤朝夕哀號以不得受治命爲終天恨乃追庭訓者保定志據莢山序孝廉軼事紀之以成先志云

嘉靖二十四年己巳家嚴十八歲

冬十月娶嫡母王氏

時家嚴母子三人孤苦無依乃從張大母命娶家

慈主中饋家慈旣歸後同寅相顧者置飲無資家嚴方計窘無措俄而盤飧具豐客去大問其由乃家慈撤簪珥質辦者也嘗市二魚三斬待餌朝進首午進尾開有餘曰亡矣則以腸在腹而陰自奉心嚥之蔬以魚腹羞家嚴色沮曰子枵腹以果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家慈曰妾佚君勞君頁妾苦禮也家嚴心德之方諸孟光深相敬讓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家嚴十九歲

是年任屯務家嚴服官精白以當衆必當道藉藉稱奇旣司屯政絲毫不染夙弊爲之一清君嘗謂

僚友曰士君子希賢希聖須過困難排鬱一關使無此關則人皆士君子而比屋可封矣惟其有此一關則能窒欲而越出者爲君子縱欲而徇情者爲小人此所以爲小人易而亂日常多也諸僚稱善初家嚴愛學中谷梁先生日就外館及受官家貧出入不能戒與從且不可徒行梁乃就敎焉因謂曰汝世宦今幸仕矣不廢學而師人吾其成汝志乎方具餐粱正色曰汝先君清白無遺貲安得辦此竟斥去乃日坐書舍旦暮勤讀忻然忘倦嘗題詔鈴深處曰小築暫高枕憂時舊有盟呼樽來

揖客揮麈坐談兵雲護牙籤滿星含寶劍橫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又刻志於楹有功名雙鬢黑書劍一囊輕之句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家嚴二十歲

是年仍理屯務家嚴嘗晝寢夢大父厲聲命曰吾有十四戒爾小子其識之眞心寔行以體吾言始爲克孝子汝父平生喜誦二語曰上帝臨汝勿貳爾心汝記憶否家嚴驚寤汗浹踵遂起百拜揮淚書之座右一曰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即不師之以禮然必師之以心一曰寫字潦草

厭誤恒心何在一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謂一曰耐煩不逼之人遇事如抽亂絲一般宜戒之一曰機務不密豈有猷有守之作爲乎一曰元神不惜汩汩於事則竭而死矣尚何爲乎一曰眼雖外視時時須反照腔子裏一曰受人秘言轉即傳露推此念頭乃好奇誇聞之過一曰傳人言說當比他常拙些少些不可附會增益一曰交淺言深取禍之道此爾痼病不可謂之開心見誠也一曰喜時輕許與必非慎重然諾當裁以理一曰怒時不可裁答書移須當懲忿定氣

一日言移中好盡言直言何快於忿徙取尤耳一曰事長事貴知所敬畏矣臨下賤御又放肆其於敬畏長者貴人皆偽也此便是有二心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家嚴二十一歲

春正月部兵戍薊門

比年軍政會推家嚴部六郡良家子戍更薊門時仲叔柳塘公未婚家慈脫簪珥為叔納室李氏以家嚴經歲靡盬艱得叔姒如常棣也李年幼未閑事幾失驩家嚴乃引喻之遂擬黃臺吟以自警其辭曰四瓜猶畏摘兩瓜更何如一摘瓜分半再摘

蔓且除家家有南畝毋使婦人鋤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家嚴二十二歲

春正月部兵再戍薊門

家嚴赴戍意氣翩翩蔚然霞舉每於途次馬上豪吟因事賦懷曰結束遠從征辭家已百程空疲東海騎漸老朔方兵井邑財應竭藩籬勢未成每經霜露候報國眼常明

冬十月中式山東武舉鄉試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家嚴二十三歲

春正月部兵更戍薊門

家嚴頻年戍薊習薊事甚悉幸旦夕無北寇患耳

一乃私計保疆域而障國家臣子事也今薊無勁兵何以爲天下雄況薊爲都城脣齒則桑土綢繆是在今日於是著備俺答策森森乎若發武庫之藏

當道奇其才而不能用

秋九月會試都門尋俺答薄都城條上禦虜方畧奉

詔督防九門

是年軍政推署衛篆適值試期家嚴辭之北上既入都門有頃俺答擁衆由古北長驅入犯密雲順義通州等處尋薄都城屠掠村落甚慘京師戒嚴

詔簡材官戍城守入試者亦選登陴家嚴乃總旗
陴督防九門復條陳禦虜方略十餘事悉勝算也
部當其議以國士聞隨奏命刊播中外使將士習
法用之退寇若持左券遂紀錄將才云
冬十月山東直指劉公瑶疏薦青年而資性敏慧壯志而騎射優長抑衷富有甲兵投筆深通章句允閑軍旅之事卓有乃父之風

嘉靖三十年辛亥家嚴二十四歲

春正月復戍薊門
家嚴部兵赴戍途次金嶺驛感懷賦云楚雀聲中
感慨深郵亭午夢昔相侵嬌啼不識彎弓客飛過

槐陰復柳陰又馬上行云岐路驅馳報主情江花邊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及抵薊過太平登南寺望北山古刹有導以長生術者家駿曰身爲司命義在死綏方求致身徇國以師士志而乃師人以學長生是可以訓乎流行坎止嚮之彼蒼鞠躬盡瘁夕死何憾此將門長生之術也

二月兵科給事中王公德疏薦屢式武魁尤精騎射究心雲鳥之陣唖手汗馬之勞膂力方剛早已耿同流俗志向堅定令尤迥出尋常留心韜畧奮跡武闈管兵部主事計公士元疏薦屯而俗弊悉除奉職惟

操持不苟才猷虎變嘗收儒將之功意氣鷹揚可望干城之寄

山東直指項公廷吉疏薦年貲英挺騎射優長有慷慨不羈之懷負勇往直前之氣志存武舉而韜畧素明職理屯田而積弊盡革即其施爲之勇可規樹立之功

是夏五月撫院巡行海上閱武東牟場有新製互銃無人敢發家嚴應命三發之而神色不動莫不壯其膽畧

山東中丞王公績疏薦才猷出衆騎射兼人應武闈而每多中式領民兵而頗服衆心勇畧獨冠羣英志節更超流俗

秋八月再贈一品夫人嫡祖妣張大母卒

家嚴撤防歸方兩浹月大母張太夫人抱病伏枕

於是月十有一日遺世張嫡大母靜莊仁慧孝謹出於天性事姑盡恭暮年不懈侍大父巾櫛莫雅相對如賓雖數隨任而於衣服簪珥之飾一無所蓄更有樛木小星之風與大母王太夫人共綜內政人稱多之及王大母卒家嚴尚幼慈愛甚於已出嘗與大父言及後事㫺之賢大父指家嚴曰此非吾賢乎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家嚴二十五歲

春正月戍薊門

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官兵戍薊家嚴任中

軍歲赴春防使者赳文學侍從嘍啃諸偏裨家嚴務輯眾心一軍皆服於是益習邊事利弊因紀綱成法討軍實而訓飭之爲國籌邊夙夜匪懈使者大爲之起敬云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家嚴二十六歲

夏六月進署都指揮僉事督山東備倭事

自庚戌虜變家嚴以材官條上便宜禦虜虜退司馬知名久矣至是拜十萬戸總督三營二十四衛備倭海上遂日振飭營伍整刷衛所適有躬行者在材官中以長挾不用命家嚴乃章罰以癉不義

苏即脫冠罪已謝家人之禮傴僂而請之舅膝行而前曰知君執法今而後吾不敢逆而命也由是風聲遠播凡有挈餅之知者私相謂曰法不諱親公也先國後已讓也舅且不假況在門墻爲之屬吏者乎苟或不戢秖自速罪戾耳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家嚴二十七歲

春三月巡海上諸營衛

初即墨某者鴟張暴虐人也肆毒閭里跋扈有年鄉人不堪其毒厥訟於官卒脫於道會家嚴按部即墨有以惡狀聞者某覺之遠屏村陬乃授法二

頛潛捕之獲於野海上肅然時有詢將材於家嚴者對曰君所問何將也若夫偉幹鼎力容止言辭是處有人不過匹夫之勇色莊之流耳必任真任怨以國事爲家事謀兵如謀身明紀律持淸操千人之敵萬人之勇誠未見其人也已而轉節過文登營賦詩云冉冉雙幡度海涯曉烟低護野人家誰將春色來殘堞獨有悲風送晚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來不見漢時槎遙知夷島浮天際未敢忘危負歲華

秋八月合厝大父母於祖兆

家嚴頻歲防邊大父並張大母之柩俱未及窆於先兆於是起王母之柩卜吉合葬於祖兆芝山之陽時仲秋十有六日也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家嚴二十八歲

是春正月備倭公署後故有太平樓憑堞闞海溟波萬頃北對三韓之墟東接五畿之域島嶼儼列蜃氣時浮亦勝地也時家嚴備倭海上乃於元日登樓賦詩云高臺元日一登遊東向扶桑送遠眸岸隱潮聲連古戍陽回春意滿芳洲鯨波突兀遥山隔螺島微茫海市浮翹首玉雲宮闕近靈氣常

映太平樓公餘常與叔稽古竟日叔問曰今人說起古人淸節孝義莫不侈爲美談而思仰止及其自待待物却又在私慾上用念何也家嚴曰天理難復而易祓人欲難制而易縱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欲如下坡推轂不觀諸物乎路傍之草踐剗而猶生者欲也瓊臺之花灌溉而難茂者理也故慮敵國外患爲民害須高城雉深溝壘慮私欲潛滋爲心害須廣義路闢理門由是敵雖多可使無闚治吾之氣有以奪之也誘雖重可使無奪治吾之心有以閑之也不然嗜欲一汨即日與古人居其

能不梏亡於旦晝者幾何

河道御史何公熙疏薦英敏綽兼乎文事器宇不羣於武流持已老成有凝定不擾之守馭軍安靜多從容應變之才任可寄乎干城藝尤長於弓馬

御史雍公焯疏薦卽舉措而見其多才占議論而知其大用海防之廢弛料理有方警伍之渦殘提調靡堅謀猷允濟人望久孚用是譽溢朝端僉曰良將才也大司馬特簡而上之

秋七月轉浙江都司僉書司屯局事

是月奉詔赴浙別叔曰吾世東牟今七葉矣始見常棣之華將謂塤篪永和乃吾以君命出身以儒生羈懷汝者衷乎遠汝者勢乎且貧無以爲產奈何幸有先人之敝廬足蔽風雨遂舉世俸授之

俾佐饘粥之資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家嚴二十九歲

秋七月詔進分守寧紹台地方參將事

初家嚴僉書浙藩厲精宣勤督造有法會倭寇桐鄉從總督出禦贊畫多方寇隨引去適朝議以定海邇夷島重地也宜添設將官參將重任也又宜簡擇良將制府胡公宗憲目家嚴而心多之錄名以請遂得旨任新命焉

秋八月島夷寇龍山首捷於高家樓

渠魁汪直分遣徐海等率島夷入寇浙制府誘徐

海戮之餘孽八百有奇流至慈谿邱王二家爲巢進寇龍山所參將盧公鏜副使許公東望王公詢把總盧錡各率兵二千遊擊尹秉衡率兵三千共禦之家嚴新任而龍山屬其境內一聞賊至卽馳軍於高家樓待之賊以三酋分三路衝入各部兵數千人皆披靡家嚴據高石射賊三發矢中三酋兵皆合賊乃退是役也兵無專統謀不僉同且家嚴職爲新設兵屬舊轄方欲訓練而寇適至擲三矢而退諸部兵咸服其勇畧云

秋九月龍山捷翻雲再捷

時季秋朔有四日中丞阮公鶚親督參將俞公大猷暨家嚴與賊戰於龍山三捷之賊夜遁乃督諸部兵追至縉雲復勝之仍追至桐嶺又轉戰雁門嶺誤中其伏賊夾擊諸部兵皆卻走惟譚公綸與家嚴二軍不動賊遂不敢輕犯然無援亦不敢窮追賊乃由樂清遁海而去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家嚴三十歲

春正月招奠龍山陣亡兵士

畧云客秋軍壁於此爰致殊捷爾輩奮勇而前摂罹鋒刃余以倉忙追賊而去未能一酹而招之旅

魂何依日夜攖念載經玆地泖淚莫禁至於奉令不職之輩輒坐軍法情亦可矜然使三軍振勵以弭大憝均有裨於王事者遣官致奠薄寓余勤冥冥有知宜鑒余心嗚呼慘慘風雲過客下羣猿之淚悠悠魂魄汗青揚萬古之芬殺身成仁爾亦奚愧於世也而玆死可無憾矣

二月條練土兵

浙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頃緣奸商勾引倭奴犯順一時變起倉卒浙直騷然而兵之訓練當事者悉從權宜之計遠調諸省勁卒及

土夷諸兵雖微有成功而狠子野心終難控馭且沿途剽掠甚於盜賊萬里召期兵來寇去緩急不濟縻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夫客兵既不足恃而然眉之急又不可緩家嚴目睹其弊遂條上練兵議請練越人以從事質諸左右左右齮齕阻之詢及寮寀寮寀哄堂笑之皆曰禦倭事自有督撫主持且從來未聞倭可殺者須待其飽載歸浮海擊之庶可獲功贖罪而漁利復不貲也家嚴喟然嘆曰凡司三軍之上者必曰練兵夫此練字即練絲者將生練熟以纖縟之謂也

巧匠能練無知覺之生絲使之熟而將官乃不能練有知覺之民使之戰不亦愧於工匠乎況倭非大創盡殲終不能杜其再至乃排羣議而上之制府胡公覽而擲之於地曰浙人可練我自爲之豈俟汝耶少頃命吏取而復讀之曰此舉或聞諸鄉士夫我如不允必歸咎也姑勉從之次上之中丞阮公曰此吾志也吾其成之遂深契而決策焉循至季冬始以兵備僉事曹公天佑所部兵三千付之俾練未及週期而舟山已戒寇矣

附練兵議畧云守不忘戰將之任也訓練有備兵

之事也乃今軍書警報將士憂惶徒將流寄雜兵應敵更取福廣舟師驅而陸戰兵無節制卒鮮經練士心不附軍令不知況又赤體赴敵身無甲胄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銛巧熟之技且行無齎裹食無炊爨戰無號合守無營壁其何以禦寇今爲之計必器壘具而進可相持餱糧備而退有宿飽此所謂蓄艾於豫而後無患於病者也至於身先士卒援枹忘身是職少所素講乃若監敵制變防險設奇是又在職自出難以逆計惟茲簡戎兵詰器具明部伍肅營陣教

藝有成而能隨其指示發縱者則一得之愚有裨國
之誠也況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
勇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
可省客兵歲費數倍矣
浙中丞阮公鶚疏薦年力精強志氣奮發馭下得
整肅之體才名兼騎射之長
勞苦邱洋則忘寢食者二旬
驅馳蒼嶺則披榛莽者千里
秋九月渠酋王直擁衆據岑港王直即汪直歙人也
少落魄任俠嘉靖十
九年海禁漸弛直陰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
收硝磺違禁之貨抵日本暹羅等國互市五六年
致富不貲夷人信服稱爲五峰船主因勾引島夷
門多郎等爲部落聚亡命徐海等爲部長分統之
往來海上搶掠壬子年直使人叩關求市不許因
請剿廣賊立功要求不遂隨率衆頻入內地紛肆

寇掠而自以扁舟據泊岑港參將俞公驅舟師圍之直突圍去乃怨中國益深且藐官軍易與也更造巨艦據日本薩摩州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時時遣島夷入寇濱海千里咸遭荼毒先是歲乙卯十二月制府胡公命生員蔣洲陳可願等開洋抵日本五島撫誘王直出島見豐后太守源義鎮差夷僧德陽為使隨蔣洲進貢求通中國乃於是年五月蔣洲與德陽先到因無日本國王勘合量加犒賞暫棲德陽等於石牛港以待直是月二十五日直始至率眾列泊岑港意指莫測舟山人心震駭咸思逃避家嚴謂家慈曰吾封疆之臣分必死綏汝其徙居郡城毋為賊辱家慈曰君能為忠臣妾獨不能為烈婦乎卒勿從王直泊岑港已數旬逗遁支吾不肯束身離舟入見制府制府恐其緩兵逃脫於是命各道進兵督兵出馬墓港遏其歸路密調家嚴與張四維等督諸將士埋伏數匝又令夏正等說之十一月二十四日始離舟見制府命造鳥銃以立功中國始習此技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家嚴三十一歲

夷人覺設備嚴急探知兵防難脫正月問意將合䑸謀攻巡海道備偵慮二賊合謀乃移會家嚴行惟德陽等開洋歸國二月三日夷僧從件吳四郎等三十餘人各露刃至舟山城下欲見家嚴命去其刃不從因不納示以擇府撫諭命歸島明日待漏初下吳四郎等八人忿登座舫挾參將張公四維又令二從倭連夜過山報岑港之賊糾五百餘人由舟山西高嶺而來將至座舫四維見事急督令家丁擊斃數賊吳四郎等泅身越水而逃由是夷僧貢船遂合䑸岑港矣

夏四月島夷寇溫州督兵往援捷於烏牛

是時奉制府檄馳援台城以防北來羣寇於是月二十三日庚子督所部兵自舟山渡海過奉化將至台聞倭據溫州路遂兼程前進甲辰晚次樂清乙巳師遇雨如注地方耆老邀於民舍避之家嚴

曰千人露立吾何忍也會雨止乃入寺中假息方秣馬蓐食閒而島夷遁渡江焚刦盤石衞之烏牛矣明日丙子遲明親部把總邢鎮等兵鼓隊聯營直抵盤石屯兵城外會午食竣遂分兵爲三以百戶胡守仁義士徐希忠等部兵由綏頭沿江而進以千戶劉意武生章延廩等部兵由白塔而進自將中軍大隊倍道兼行直至烏牛山賊見我兵勢銳奔過鎮頭據浦隔水爲險隊長湯加一王良忠壯士周祉王良九等嘗先冒敵首挫賊鋒諸兵乘勝涉水齊驅而擁擊之自辰至午五合五獲餘賊

乃四潰莫支皆鼠竄深山逃匿叢林中思潛遁矣當陣擠溺數百餘斬首二十餘級釋赦俘擄男婦三百餘人我兵陣亡湯加一等三人因夜晦未得搜山乃列營山下復布兵千人聲礮呼喊分備沿江要路於時隔岸餘寇瞭知前寇勢敗即放泊乘潮勢欲接渡見我兵肅陣嚴備復回本岸值更餘潮長我兵面山背水無地可退乃暫偃兵過港而前賊潛駕舸艘接拯諸亡命出洋次日丁未搜山獲二賊斬之遂收兵回盤石紀驗功罪殲麥陣亡候主兵會合進剿時部卒有持首一級來者雙眸炯

炯不瞑心知其冤忽一卒至前撫而慟曰此吾舅也即傷未及死今何殺之持級者語塞遂斬之反視目已瞑矣又一兵持童子首約十五六者曰赤子何罪敢妄殺乎亦斬之坐及隊長以徇其陣士者仍自爲沐屍脫所服戎錦殮之復率官屬臨奠慟哭士卒無不感奮云

夏五月島夷再寇温州復捷於烏牛之小崎

是月戊申朔越二日己酉日晡突流島夷八十餘艘數盈四千餘衆泊舟烏牛嶺頭四散剽掠半流盤石之北斗門家嚴督所部抵北斗門十里橋賊

尚伏匿民屋令一督從小子隔橋擂鼓爲我兵陳國用然鳥機斃死遂斬首奪鼓當有賊數百餘猿山攫迎我兵齊燎鉛火爭熛藥矢賊不能當向田亂潰各部斬首六十餘顆餘賊奔白塔小嶺吹螺舉火賊衆鬨號四合蜂集奮援餘賊同舟我兵復屯十里橋保斗門等村落至酉時諸亡命半納舟中復半聚館頭家嚴乃休兵以待之五日壬子昧爽賊復糾合二千餘衆劫十里橋澳我兵追及賊懼不敢迎敵退過白塔徑登靡山我兵馳隊衝擊保救逃山男婦無算賊遂由外山潛退奔舟自此

兩挫其鋒連日挑戰不出初九日丙辰南岸龍灣賊夜攻廟村所城家嚴令材官劉意部兵渡援賊因星遁次辰初十日龍灣賊聚四十餘艘覘圖盤石我兵屯劄沿江十有餘里賊睹兵威嚴整轉帆大小崎分泊黃華屯舟北洋收䑸不出十一日戊午烏牛館頭烏夷聯舟百艘剽劫海上復令各兵分布沿江防衛如前仍趨同知尹公尚賢設備漁舟而以把總梅奎邢鎮等部兵由水路進自督陸兵沿江進次日合師水陸夾攻賊皆敗卻以小舟匿身陰遁陽用大福蒼船迎戰我兵兩路奮攻追

至小崎山下家嶴乃身擐前鋒親發勁矢賊舟舵工應弦而倒會劉意又射斃橹手以致舵橹皆歇賊勢乃窮我兵奮勇四面環擊且戰且焚賊無脫者計斬首四十餘級生擒二十餘夷福艦蒼艟一時灰燼焚溺賊徒無算其泊大崎黃華諸寇聽聞軍聲震地煙火蔽天不敢回顧遠遁大洋開帆而去時岑港賊屯舟泊港久據不動延至秋七月奔柯梅造巨艦十八艘始出洋歸國賊既逸去而一時在事文武多官詔

命協力立功以贖其愆

冬十二月督兵清岑港獲白猿白鹿以獻

表畧云靈雪奇毛顯休徵於效順擢霜潔質昭和氣以呈祥是皆神靈所召夫豈虞羅可張睇臂伸

威頡使犬狐伏命犄角制勝全驅豺虎投荒餙食
養神保太和於有素啣芝躍瑞兆聖壽於無疆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家嚴三十二歲

春三月島夷入犯金墩部兵追戰於松浦再戰于鑑
溪兩討平之

是月二十二日甲午龍山諜報島夷三百餘徒犯
甬波之金墩家嚴提兵追至松浦海塘親督戰士
毛崑宏等當鋒首刃一巨賊餘賊退走奉化抵蔣
家舖我兵鼓隊衝擊賊不能當急遁松海於二十
五日丁酉督百戶胡守仁等部兵追至鑑溪一鼓
成功斬馘殆盡續倭賊鳩眾紛登流劫温台等處

在台者一穴于栅浦一穴於桃渚一穴於海游在温者抄掠於平陽樂清之間各千餘眾沿海州郡無不被毒然倭夷犯浙皆華人誘之入先年尚由蘇松等處其後遂至閩紹及徐海王直平不敢東向漸移而南於是温台警報不絕矣是年台郡一府六邑沿海三五百里悉爲倭穴不止如往年一焚黃巖一焚仙居巳也時盧公鏜巳引告劉公顯陞南樞制府乃命指揮盧鏜應襲梁守愚所領處兵指揮張佑把總裴楠武舉丁邦彥所領義兵及都指揮祁雲龍之廣兵都司戴沖霄之鳥銃手各

主客兵俱屬家嚴統領援台

夏四月援台州連捷于連盤肯埠章安栅浦桃渚莒埠梅澳等處盡殄滅之

時奉檄援台乃會議兵巡計先剿湧泉之賊遂於孟夏朔五日丙午自甯波啟行初七日戊申道經桑州路口突遇羣寇即督壯士黃汝忠等首挫賊鋒一麾盡滅十三日甲寅抵湧泉賊聞先聲南遁桃渚十四日乙卯師次臨海流賊百餘合屯章安鳩眾肆掠家嚴督胡守仁等部兵邀擊於合艅要路當斬黠賊五名餘賊引遁十五日丙辰連盤登

犯島夷數百流劫海濱乃復發材官湯時茂部兵一哨爲前鋒親督客兵爲二路分屯策應其日師次薜嶺懸賊五里賊懼奔舟將遁我兵水陸並進銃彈擁擊縱火焚舟溺燬殆盡計擒斬五首餘醜各亡命爭搶船開遁時桃渚被圍月餘危在旦夕四面皆賊道路阻絕於十六日丁巳乘雨登兵四枝設伏以待復命鳥銃手數十人潛計入城廣張旗幟以爲疑兵次日戊午賊攻城鳥銃齊發彈死甚衆而堞上旌旗蔽日賊以爲大兵且入互相怨悔而退十九日庚申賊分三百餘流劫肯埠會前

領伏百戶張誎千戶徐子義把總楊憲劉意等兵邀截敗之斬其一酋生擒二賊餘衆遁至章安隔江放火招棚浦南岸羣夷合隊協助勢甚猖獗家嚴乃以盧錡梁守愚張佑丁邦彥等部兵爲前鋒以任錦楊憲解洪胡守仁等部兵爲策應於是三路設伏務期合戰以收全功比隔江棚浦諸賊方過岸併艅迎敵家嚴躬執枹鼓列陣於椒江之濱我兵奮勇與賊短刃相接自辰至午敵氣不懈賊虓虓異常處州義士胡元倫冒鋒數創血戰不移衆兵隨之鼓隊驅搏三戰而三勝之賊遂披靡四

散棄船不及沉溺甚衆餘寇爭載一舟不勝遂半渡南岸半走山隈而椒江之寇南北分而爲二矣家嚴復督部兵追圍黄焦山下至更餘四面仰攻一鼓而克計斬首五十有五級生擒首賊二俘奪獲器仗一百六十有奇義士胡元倫手刃數賊身被數鎗力竭而死家嚴解衣含殮率多官哭奠其餘被傷兵勇各給優恤命醫調理休兵暫息二十三日甲子把總任錦武舉褚應宿同仲叔柳塘公柵浦搜斬賊首三級於時家嚴乃條上方畧謂今年島夷大至三分其衆以襲温台然攻桃渚者勢

最急而流柵浦賈子者亦重在温州者次之議以分巡僉事曹公天祐督都指揮祈雲龍百戸徐堂等兵屯黄巖仍以知縣張師善部鄉兵以牽制柵浦之勢以海道副使譚公綸都司戴沖霄督贊畫許崇教武舉徐平胡等部諸客兵屯海門以當二賊之衝家嚴自督處州義兵趨桃渚以解攻城之急制府是其議二十四日乙丑黎明督兵於桃渚懸賊三十里賊見我兵勢勇即時解奔移巢菖埠據山港爲險會日暮休兵二十六日丁卯家嚴提親兵一旅潛由北鑑至梅澳鑒視地利忽遇流寇

一夥即并力齊攻我兵勢弱莫當賊奔港聚衆復出拒戰不勝遂匿巢據穴自守家嚴復鼓樓楠丁邦彥等部兵浮水先登隊長楊貫直入其巢盧錡等受計燃賊西南一巢賊大敗奔舟計斬首六級生擒六賊焚溺甚衆其夜大雨如注殘寇負傷冒雨乘夜開洋居民盡還桃渚是役也數戰連捷共擒斬九十餘夷釋俘係男婦千有餘人云

附錄

時有郡吏陳文治係嘉禾人以舞文弄法爲間謫充戍軍前家嚴閱其人非行伍類也因試其書移遂留之幕下北間其所長則善兼周易乃收爲記室於是凡出軍所卜無不奇中而因以軍功歷躋副戎然爲人器量褊狭後以位高金多卒行賂制府謀代家嚴以機露而罷無何黑谷失

守掩敗爲功遂爲臺省所劾卒死于圍舍其所卜亦自無驗也

夏五月島夷再犯台温海門金清南灣石所庄寗海等處師所部主客官兵分布邀擊大破之時副使譚公部兵守海門家嚴于仲夏壬申朔至海門俄臨黃二縣諜報島夷三千自買子栅浦流來分襲海門家嚴進諸衞職語曰賊在外吾兵蓄氣候戰城守一節爾輩任之衆皆曰吾輩職武事免戰受賜多矣守城尚安辭及夜半賊以數百潛襲衞城緣雉堞而登者三十入守者方覺而報之家嚴曰事急矣即馳匹馬揮雙劍而出値風雨晦

冥咫尺不辨從者急呼主帥親自沖鋒於是偏裨勇士雲集登城先鳥六賊傢不能當悉墮城下眾賊始奔回原巢乃斬守城者以徇連日大雨兵不得進擊家嚴計賊巢有徑浦南可從金清閘渡新河出南淵乃預進兵釘椿維舟塞其去路次辰初五日丙子賊乘洪水挽舟由內港宵遁家嚴冒雨提兵次第督發仍檄會副使譚公部兵取徑路趨之初七日戊寅夜半師屯新河城外比分巡僉事曹公亦部兵五百至合營初八日己卯賊舟阻水於澤庫初九日庚辰賊果至新河金清港東西收

泊數里將渡南洲出海去路已塞又值大雨如注道路水皆沒頸賊勢窮乃奔泊牛橋馳登新河前山爲屯壘以拒初十日辛巳兩廳即中令以把總楊憲武生吳亘知等兵爲東路前鋒千戶李超武生呂光午等兵策應指揮盧錡應襲梁守愚等兵爲中路前鋒千戶解洪百戶徐子懿等兵策應指揮張佑把總樓楠等兵爲西路前鋒武舉丁邦彥百戶胡守仁等兵策應都司戴沖霄鎮撫喬松贊畫蔡汝蘭王正億等所部銃箭手俱爲選鋒布置陣前以備出奇襲攻乃先以分巡部下兵出西城

誘賊佯擊其尾賊見兵出乃盡趨而西家巖從南城覘之度賊當顧牛橋遂悉出精銳軍南門外賊果奔而南於是楊憲等督部兵由東路進盧鍇等督處兵由中路進張佑等督義兵由西路進卯時合戰各賊依船爲險以拒我兵而諸部兵各鼓隊張翼向前首燃巨銃連碎二舟賊乃登北岸迎敵我兵循山崎而前賊敗復退入船遂乘勝直驅飛彈擊之勢如破竹賊力屈捨舟爭奔南岸沉溺紛然輜重盡棄時兵皆面水而陣無舟可渡乃申令不得窮追遂縱火攻之灼燬雙桅巨船三十二艘

焚溺賊衆千有餘徒因潮長盡漂外海止撈斬十有六級生擒二俘釋係衆男婦三百餘人鹵獲器仗五百七十有奇餘孽狼狽水竄南岸宿于鐵場山將由太平走樂清家嚴語譚公曰賊膽落矣宜急追之時連雨水漲沒道家嚴偕譚公親同士卒跋涉十一日壬午薄暮抵太平諜報賊沿途徑走次日日中可抵南灣家嚴因兵憊漸弛有驕氣非一振之法不可用平明陳兵東郊一親兵素信愛者在退縮例竟呼出與他卒同斬之仍爲備衣棺兼遺養母之資百金其威克厥愛也如此既正法

衆心凜凜整隊而進十二日癸未追及南灣賊分
五路據海岸高山負險而巢壘石爲拒復擄漁舟
數十爲出海計家嚴乃以指揮盧錡梁守愚等部
處兵千人由山陰奪其嶺以掎其背武生章延廩
舍人陳其可等所部兵二千人分左右翼從旁夾
擊武生吳艮知義士胡艮瑤所部千人爲中陣正
兵拒賊前鋒都指揮祁雲龍所督千百戶羅天與
丁汝時武舉唐鍾等廣兵攻其北把總楊憲武生
呂光午等部佐之指揮張佑武舉丁邦彥義士樓
楠等所部義兵攻其西千百戶胡守仁許國鎮等

部佐之贊畫蔡汝蘭王正億等所部箭銃手分爲遊兵往來促戰以太平尹超公孟豪所督鄉兵以爲聲援以牽賊勢仍以千戸李超賀鐸及解洪徐子懿等兵合邀夾擊止留海途一面誘賊敗遁使其自陷部署既定躬先倡率一鼓而前日方巳暑賊復分屯山巔負高據險下矢石以拒我兵我兵急未得上家嚴暨仲叔柳塘公當陣首發二矢連貫執旗賊首二人賊氣奪匿樹陰中吳艮知等速諸軍併力仰攻督勇登山盧錡等兵自山巔下擊章延廉等兵左右夾擊祈雲龍張佑等兵亦各奮

登壢戰自午至中兵氣益銳賊披靡莫能支遂從
山後奔下果由原開海塗而潰我兵鼓勇圍擊渠
魁詣降餘寇盡陷海塗自赴水死至有長跪僳乃
無敢仰視者溺死不計生擒勾引賊首二俘斬首
二百七十九級鹵獲器仗一百五十有奇釋係累
男婦三百餘人我兵無損一人殘孽二百餘寇各
負傷浮水鼠竄樂清家巖乃命指揮任錦邱泓等
部舟師銳卒馳伏石所庄拒扼海口邀賊歸路以
備夾擊而自督諸兵追擊于後十五日丙戌至芙
蓉嶺及之斬首十級賊不能抵殊死走樂清奔黃

花港家嚴乘夜分兵二路以海道部兵由館頭進以親兵出盤石進會温處參將張公鈇與兵備副使淩公雲翼亦各以兵至隨期會征發十六日丁亥賊見我兵蹴急勢窘乃刦漁舟計入夜開遁北已預遣任錦等兵按伏以待賊至即如令縱發舟師宵擊其黨汨滅殆盡十八日己丑制府移檄兵備劉公存德及分巡曹公天佑都司牛天賜通判吳成器督指揮張一夔劉大有等部土兵諸營會勦寧海之寇十九日庚寅諸部兵至寧海賊心怯氣餒棄船出港家嚴督舟師乘風奮擊乃令把總

任錦等趨所督部兵追及貓頭洋犁沉賊舟六艘計斬首二十有六級生擒二俘釋係累男婦六十餘人奪獲器仗五百有奇二十日再令把總邱涇等趨所督部兵復追至清門洋衝沉賊舟五艘焚燬四艘生擒七俘斬首二十有四級釋係累男婦五千餘人奪獲器仗二百九十有奇而賊勢窮促旋復登岸屯聚海濱民舍據樓抵角我兵乃復令牛天賜吳成器張一夔等兵然銃火之燹醜伏命靡有孑遺計斬獲一百二十有五級鹵獲器仗一千五百有奇其溫州之倭預已分遣部兵追遁出

海兩浙始稱置諡

秋八月議練義烏兵

前練臨觀之兵今已二年頗入轂率軍容咸整然終怯於短刃相接雖其居習使然亦緣兵皆市井之徒性殊狡猾家嚴於是因勝敗之故益悉軍情喟然曰練兵猶塾師發蒙性近者稍約束便成習遠者日程督無益也會稽之卒非性與習遠乎於是又上練兵議其畧云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於疆邑人奮挺

棘僄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即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制府入其議乃罷所部舊兵假以便宜同義烏令趙公大河亟募之遂與趙爲莫逆交而練卒遂有成云

秋九月往募義烏兵

時有陳大成者著名里中家巖善之而不謂能戎事也會金華守出示榜其應募咸謂必先得成始有應檄者乃謀之縣尹以驥幣往成慨然出願屬家巖部于是子弟雲集一日方草檄募士而架閣

佩劍鳴于几案間者逾時幕屬駭然異之有王加龍者爲括徒中雄長聞檄而率子弟出山然鄙野不識官府多致扈狀家嚴知尹素得民心且尺籍在握逃則易緝梗則易治乃請於制府借尹監軍仍理縣事其選編之法凡城居者不用嘗敗於敵者不用服從官府者不用得四千餘人其前紹兵弊習一切反之遂以成軍練之期月皆入彀再易月而偏部中法無不以一當百也

冬十月制府胡公上捷疏曰臣惟蠢爾倭奴惟利是圖頻年入犯東南地方罹禍已極乃今浙東江

北之寇前後踵至者幾千據險爲巢者數處乘隙流突勢甚猖狂意圖分我兵力欲以大逞兇狂幸而處處有備隨到隨擊威聲大振所向成功台溫之人以爲自有倭患以來未有若邇來數捷之痛快人心者此皆寧紹參將戚繼光宿抱忠猷深嫺將畧冒險以全垂破之城奮勇而收敵愾之積威名懋著勞勣獨多勇冠三軍身經百戰累解桃渚之厄屢扶海門之危其布師隨擊則一破於章安再破於金清而羣兇落膽其督兵合戰則既平於南灣復平於海寧而黨惡潛踪渠魁討獲地方底

定此二臣者所當首論而優錄者也疏上部覆逆
犯王直成擒地方文武各奮忠勇而戚參將之功
捷獨多計其斬獲八百有奇論其勞績亦近日所
僅有者上命紀錄焉
巡撫應天副都御史翁公大立疏薦技能獨擅勇敢先登隸臨
觀二衛之兵訓齊不擾禦台溫數千之賊
擒剿無遺功屢建于浙東名亦聞于海外
冬十一月率部兵軍台州以防海道副使譚公佐之
是月制府命勒兵五千同副使譚公馳台州以備
東甌流寇師未入境而賊聞先聲南遁是亦藉南
灣之餘威也時家嚴駐節武場枕江側以退盜爲

居軒簷淺陋狂濤怒號悲風悽愴水部陳濠進曰日晴風暖猶或可也值此風寒之夕不亦難堪乎家嚴曰追思祖宗自開國荷蒙以來寵祐之日尚多如此之夕自是還少能充此念過堪多矣

是月與譚公共遊天台時家嚴部兵防台而寇聞兵來遂遁因謂譚曰茲還可遊天台也乃以仲冬癸巳入山宿國清寺次日衝曉升高其山如龍脊長數里狹僅尺餘皆茂草掩覆人由脊中旋行左右下視萬壑無盡白雲生於其間高低濃淡漸次升錯雖丹青不能以筆妙爭也乃曰學亦如是一

登絕頂則傍門曲徑無不洞見因復究論凡山當
發處萬峰簇聚重疊連綿如聽急管繁絃如觀羣
魚遊水此乃混沌初分時風氣沖蕩水土聚會處
也四分而下小者十餘里大者百餘里漸漸和平
崖壑以次開廣必有結氣之所平壤巨川水柔山
曠凡如此處不爲省府即爲縣堡否則必有大村
巨姓數百年之家故佛經謂山川之成乃是鴻荒
淸濁將判之始大風晝夜吹其水沫爲石高爲土
低餘水所流歸而爲漕其所經蕩則爲溝壑今之
去海數十里高山之上皆有海中唰殼等物凡山

巔大石方數十丈重億萬鈞倨立壘壘豈人力耶

浙直指周公斯盛疏薦才堪應變勇可折衝紀律嚴明而士皆服習肝膽忠義而事不避難誠爲萬夫之雄足當八面之寄

追祭松海陣亡義士

界云己未歲倭犯松海余自越來援時寇勢方張列省徵兵輻輳郡城無敢發一矢敵之者余以孤軍直逼寇營爾輩奉制府命來屬余部首戰此地奮不顧身堂堂節制之兵血刃成功自吳越用武以來所未有之烈也寇恐倒戈跪而授首再勝於桃渚三勝於新河全捷於南灣開東南之雄風罷

徵戍之遼役茲其始也而爾輩竟殞於鋒鏑嗚呼傷哉余雖分衣裹骸以致余慟緣追發倉皇未申一酹□□□□□□□彰忠魂之無依乃廓招爾於戰場冀精英之來格嗚呼傷哉夫鏹幣既厚恤爾亾廟貌復崇妥爾魂以一畎畝之微不崇朝而騰芬千祀苟存厲氣宜附旌旗以戢寇氛以植士志毋作時眚以爲吾黨羞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家嚴三十三歲

春正月剏駕鶩陣著紀效新書

家嚴實備胡邊塞習知西北地利坦夷無險阻擭

以方列並驅江南則地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陣與西北同何以戰乃問長短兵夾隊而進創爲鴛鴦陣陣十二人首一人居前爲隊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枝兵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末一人爲火兵居後專事樵蘇偏則伍之兩則什之始爲五行分爲兩儀變而爲三才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爲用且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應始出以方陣既變而員由終結以直鋭中出以正兩翼旁出以奇詳見于紀效新書坐作進退咸入矩度金鼓節奏軍容整肅真有

蛇鳥風雲之狀於是集所練條目自選伍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皆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先後次第之各為一卷以籌教三軍俾日習而月演焉名曰紀效新書凡十有四卷計數萬餘言夫曰紀效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寔皆本于躬所親歷履者而著之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恭宣諭軍衆非如是則不曉耳

凡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束伍第一戰法今刪式于後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

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二鎲鈀後爲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于後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得法者如五行之相生不得法者如五行之相尅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附鴛鴦陣圖于後

鴛鴦陣

一隊合稱爲兩儀陣

一伍分稱爲五行陣

一隊分爲二伍

正中之奇

正中之奇

正中之奇

正中之奇

奇中之正

奇中之正

奇中之正

奇中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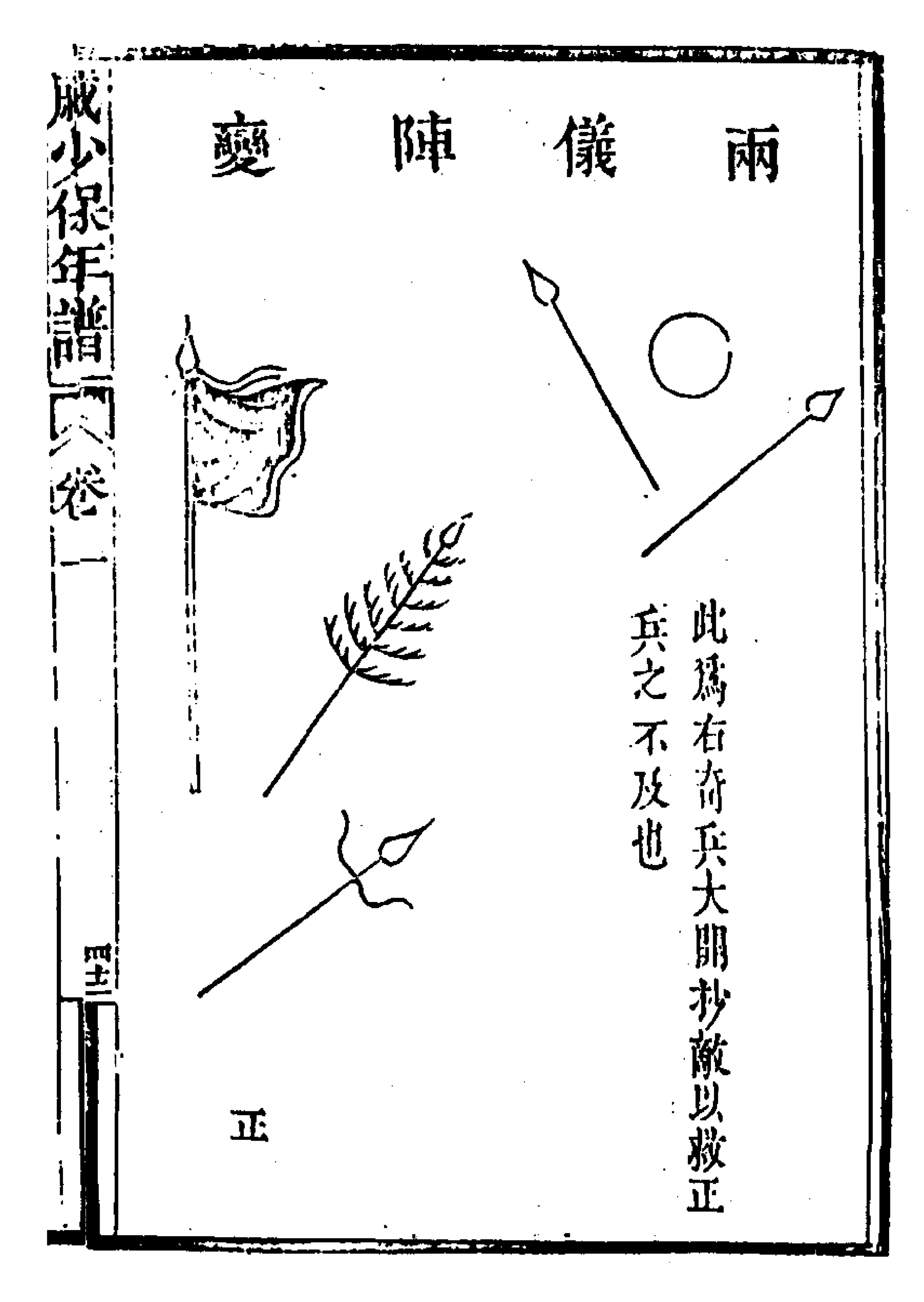
奇正互生

奇正互生

右伍

左伍

兩儀陣變



此爲右奇兵大朋抄敵以救正兵之不及也

三才陣圖

兵

此爲左奇兵大開抄敵以救正兵之不及也

附營壘解大槩以二分爲外壘一分爲子壁虛其中爲中軍如一司五哨以鳥銃爲一哨爲子層四哨爲外壘每面一哨如二司以六哨爲外壘以四哨爲子壁如三司以二司爲外壘以一司爲子壁如四司各爲一面各撥二哨爲子壁如五司以四司爲外壘一司爲子壁各鳥銃一哨亦爲子壁六司以四司爲外壘以二司爲子壁由此而擴充之愈多愈善惟鴛鴦陣必不可變耳迄今營陣中之隊伍莫不矜式此法以爲用兵之繩準焉

春三月詔轉分守台金嚴等處地方參將事以兵巡

僉事唐公監海防諸戎務

時制府具題台金等府係沿海要害之處當添設將領整兵防禦得詔命遂改分守台金嚴參將駐節松海乃條上制府以寧台沿海廣濶聲援不及議設備兵台金僉事兼督海防制府特疏上請乃以僉事唐公堯臣爲監佐理軍務兩人雅以才相重若平生驩家巖於是躬条海上形勢緝亭郵譙烽堠稽尺籍除戎器具舟師偵間諜嚴號合廣詢謀與士卒草蔬野處布恩信以作其氣水陸俱有備瀕海可恃以無恐也時有監兵趙某者貪利妬

功陰腹蜂蠆囮讒有日嫁禍無媒乃因鞠歷而譖
於制府胡公曰參戎戚帥軍者習於知兵將以危
君也而何麾庇之若是耶恐患之胎終以虎之豢
也胡公艴然變色曰吁嗟乎斯玉也胡爲乎蠅哉
斯梭也胡爲乎投哉且木有良工則度之賓有禮
主則擇之宗憲操觚數帙閱人纚纚而後始獲茲
將奈何匝君之圍而蹶上將乎乃不樂而罷飲未
幾趙以叢怨謝去云

秋九月制府胡公題留久任責成

制府胡公疏云台金參將戚繼光謀勇可當乎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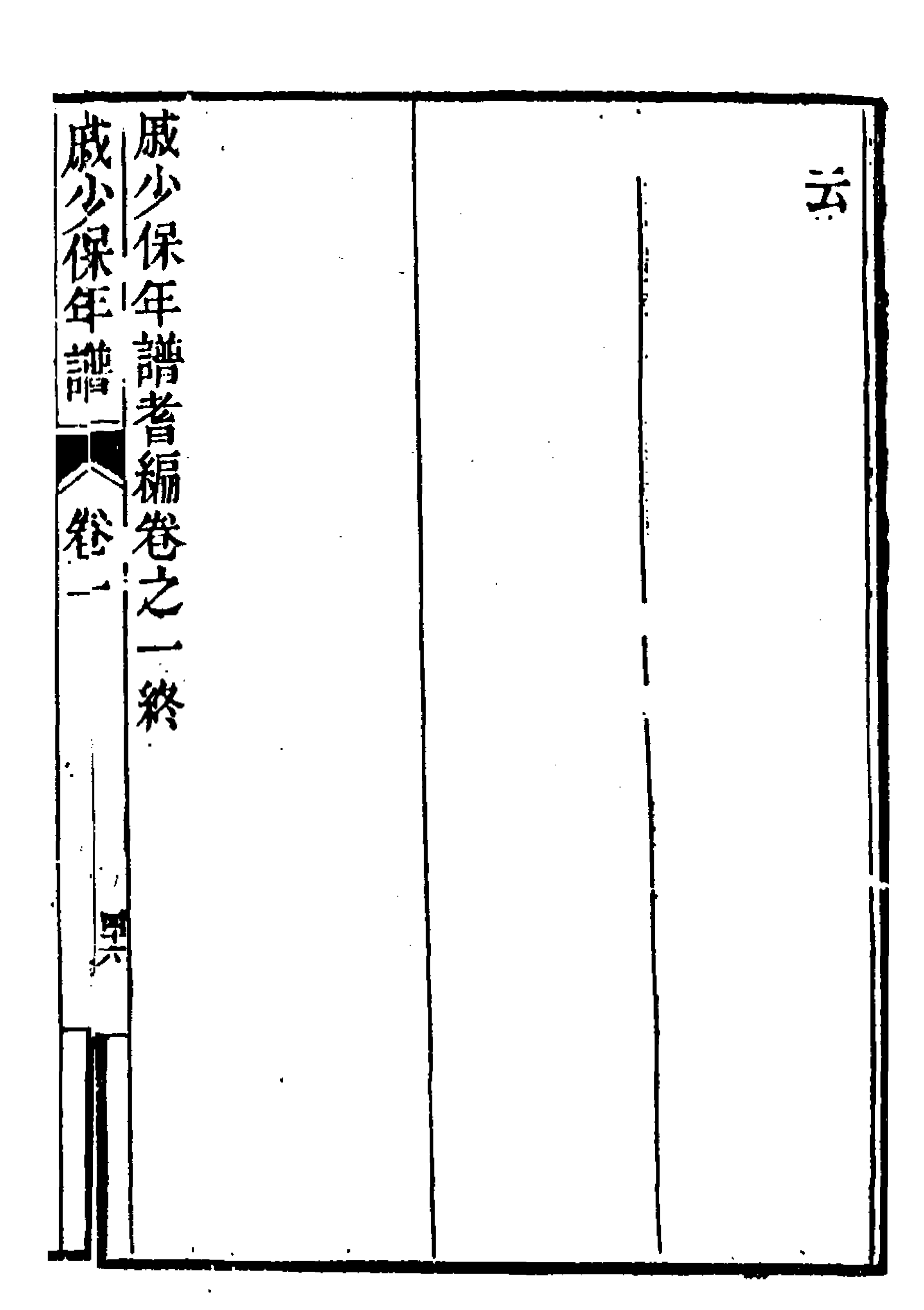
而精氣獨雄於萬夫紀律嚴明而師行不擾素優統禦之才恩威並著而士卒歸心屢收斬獲之績此誠以武畧而兼通文事者故去年浙東屢捷寔彼一臣之功況兵情土俗久已相安道里險夷彼皆洞悉且任勞任怨挺身幹事誠無出其右者合無飭部免其別陞專候浙直總兵員缺推用務令久任以便責成是年幸無疆警徼檄之擾而得以悉意於所募士朝暮訓習期年成功於是以所練士禦寇若發硎然所至克捷而倭謂浙人能戰勇莫能當不比往時調兵懲期可以攻劫自由也遂

罷徵天下兵餉而士人禦倭自此始

附錄徵兵考實

時東南沿海衞所軍政不舉武備盡弛海禁亦懈奸商猾民因而勾引番船剽掠海中又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遂乘間節破黃巖崇德桐鄉乍浦昌國臨山慈谿等城廿餘處尋引舟南犯淮揚吳淞諸郡焚燔廬舍擄子女財帛數千萬兵士吏民戰死逃亡不下數十萬所被攻陷郡邑以檄書上聞世宗震怒推办大臣乃以御史胡宗憲總督浙直戎務勑東南帑藏悉從調取天下兵勇便宜

徵用於是南調湖廣土兵廣東猺兵廣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賴兵崇明沙兵邳林僧兵北調山東鎗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氏北邊騎兵北平射手凡稱勝兵者輒致之然皆臨敵馳檄遠者萬里近亦數千里至必經年而賊揚帆去矣即或間至一戰終不能勝當賊輒敗徒擾掠爲害故諺云賊爲梳兵爲篦而土官且利其廩餼賞賚舉乾沒而潤橐中竟無分毫轉給而又不約以律乃任其搶奪而莫之禁東南髓膏始塗於寇終竭於兵此其爲一劫也及是練兵克敵制勝著有成效遂罷所調兵



云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終